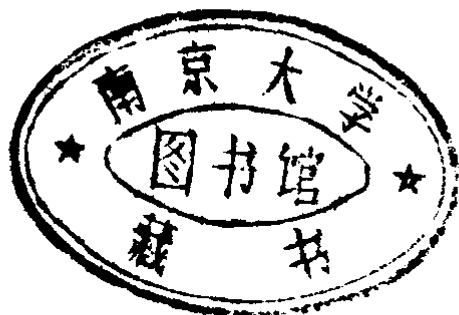


D661.3
4
31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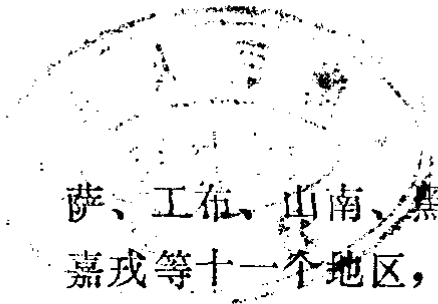


略 谈 嘉 戎 语

西南民族学院民语系 阿 旺 (藏)

现在的藏语，有的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半方言，即卫藏方言、康方言、安多方言，再加半个嘉戎方言。而国外有的人对于藏语则有不同的分法，有的分为二分法、三分法（与国内三分法不同）、四分法、五分法等。但是按照藏族传统的分法，只有卓语（འགྲོ་ཁོང་ལྗོངས་ཀྱི་སྐད་ཀྱི་སྐད་牧区语）和戎语（རྩོད་ཁོང་ལྗོངས་ཀྱི་སྐད་农区语）两大类。卓语包括阿里、藏北高原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以及嘉戎一带广大牧区的方言。戎语就是指旧社会由于交通闭塞而形成的一种土话、土语。这正如藏族谚语所说：一条山沟一条河，一个地方一种话。

这些方言、土语之间，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，但只是有些词汇和语音上的差别，而不是独立语言之间的差别。所以，不论从哪里来的藏族，大多数地区的人，一见面就能交谈，只有个别方言需要有一个相互熟悉对方方言的过程。过去在西藏拉萨的色拉、哲蚌和噶丹三大寺院中学习大五明、小五明和学经的人成千上万，他们来自藏区的各个地方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之间需要翻译人员。又比如1979年至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古藏文进修班，他们来自后藏、拉



萨、工布、山南、黑河、昌都、青海、甘南、巴塘、德格、嘉戎等十一个地区，在相处的初期，由于各地区方言的不同，彼此之间说话不很听得懂，但是没有超过半年，就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了。这种情况也和内地一样，比如四川语、河北语、广东语、上海语等，起初有可能听不大懂，但因其文字相同、语言也是一个，因此，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也就能听得懂。东嘎·洛桑赤烈先生在他的《关于藏语文发展初探》中说：“藏族不仅是一个早已由部落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，而且是一个既有通行的共同语，又有各地方方言土语的民族。有人认为，众多部落会合成统一的民族以后，只剩下共同语，而方言土语则随之消失了，有的则以方言土语的存在为理由，否定共同语的存在。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如果认为藏族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，但始终没有形成共同语，那更是荒谬。”

这里，我想谈一谈，什么是藏语的共同语和书面语的问题。钦绕威色先生在《藏文文法释难》中说：“文字是根据语言创造的。但是一旦有了文字以后，语言就受到文字的制约。因此，任何民族，其共同语都是以书面语为准的。”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在长时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，藏文的书面语已经逐渐成为通行的共同语。也如同汉语的地方语北京语——普通话正在逐渐变成全国的共同语一样。所以虽然各方言之间有着差别，但其书面语却是一致的。汉族是如此，藏族也同样是如此。不论卫藏、安多、康区、嘉戎等哪一个地区的人所写的东西，其他地方懂藏文的藏族人都能看得懂。而藏族共同语的藏文，在嘉戎地区广泛应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。早在公元第八世纪，藏王赤松德

赞时，有名的大译师白若杂纳，曾在嘉戎地方住过多年，他住过的一个岩洞，在现今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，梭磨和卓克基之间。据说六世达赖仓洋嘉措曾到过此洞。据《仓洋嘉措秘传》记载：“探询（指仓洋嘉措本人）去姜（^{RE}今云南地区）的道路，但未能成行。改向嘉戎方向走去。到了一座名叫噶甲滚（^{575'575}）的禅院。这庙属白若派，附近有一白若大师住过的修行岩洞、十分雅致，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。”这就证明，白若大师确实到过嘉戎。据传，白若大师在这个岩洞里，传授藏文，收了不少徒弟，所以至今嘉戎地区藏文的读法和拼音方法，是由他传授下来的。此外，藏文的使用也与宗教的盛行有密切关系。历史上嘉戎地区盛行过“钵教”，建立了不少寺院。在《诸宗派源流晶镜史》中说：“钵教之寺院，在后藏有辛达顶寺（^{799'55'55}），在嘉木戎（嘉戎）地区，有雍中拉顶寺（^{755'55'55}金川县境内）。其后，清皇帝曾引兵毁其寺，将拉顶寺改建为格鲁派之噶登新寺，并下诏禁奉钵教。然至今嘉戎察柯（^{6'5}）一带，尚有不少钵教寺院留存。”可见，嘉戎地区很早以来，不论教派、政派以及百姓的书信来往，都一直通用着共同语的藏文。

至于嘉戎这个名称的来源，则是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。这是因为在嘉戎地方有一座大山，名木尔多山（^{555'55'55}）。据传，此山是土地神木尔多（^{799'55'55}）和斯巴嘉尔木（^{555'55'55}）的圣山，而这一带多半是农区。过去有很多人来此朝拜，一般都是先到山顶后围绕此山转一周，行经金川、巴地、巴旺、丹巴、中罗、宅龙、小金、马尔康、绰斯甲、党坝等地，约行半月余。而这里的一条河也流经此山周围的一段，它与附近其它支流汇合而流入大渡河的上

游，经金川、丹巴到泸定桥。这段河在藏语里叫嘉尔木俄曲(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་ལྷོ)。由于木尔多山的周围多半是农区，所以叫嘉尔木戎巴(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་ལྷོ)戎巴即是农区的意思)，因之总起来说，就叫嘉尔木山周围的农区，简称为嘉尔木戎(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)或嘉戎(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)，此即嘉戎名称的由来。但是这个叫法，有的人把藏文嘉戎(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)误写成(ལྷོ་རྩེ་ལྷོ)，没有后加字(ལྷོ)的(ལྷོ)，而又以此随意加以解释，意思就成了“汉族接近的山沟”。这是由于这些同志，没有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造成的。

再谈一谈嘉戎语与共同语——书面语的关系，以及嘉戎方言的一些特点。

前已述及，藏文在嘉戎地方运用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，加之这一地区山大沟深交通闭塞，过去与外界接触很少，所以嘉戎语是至今保留古藏语较多的一种方言，这表现在嘉戎语至今仍按藏文的古拼音读法。说话时，不仅能读出辅音和元音，而且还能读出前加字、上加字的音。噶玛·司徒大师在《藏文文法注疏》中说：“嘉木戎和青海、甘肃等地方的人，至今保留着卫藏语的古音。在他们的口语中前加字、上加字的音，都能清楚地读出。”事实正是如此，例如 འྲོ་ (耳) 嘉戎语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terna]。འྲོ་ (鼻) 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tesna]。འྲོ་ (发) 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teskra]。འྲོ་ (胆)，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 [teMkhris]。འྲོ་ (米) 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Mbras]。འྲོ་ (做) 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bjā]。འྲོ་ (伤) 读成 འྲོ་ལྷོ་ [terMas] 等等。将前加字、上加字、辅音、元音、后加字等的音都能清楚的读出，但又不是截然分开，而是在一个音节里很快地连续，这就是嘉戎语至今保留的古藏文的读法。这里常出现的 འྲོ་ [te] 的音。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ད”在这里只是把ད这个代词放在单音节的名词前面，使单音节的名词变为两个音节而便于口述，比如：མེད (木) 称 ད་མེད [teɣi]。མི (人) 称 ད་མི [terMi]。ཆེ (水) 称 ད་ཆེ [tet/i]。ཟ་མ (饭) 称 ད་ཟ་མ [teza] 等等。名词前面都可以加一个代词“ད”，在陈述某一事物的属性时，“ད”字就不要了。比如 དམི་མོ་ (我的耳)，ཉིད་མོ་ (你的耳)，དམི་འབྲས་ (我的米)，ཉིད་འབྲས་ (你的米)，这个“ད”字就不要了，其它的也可由此类推。在动词的前面，一般都要出现一个“ཀ” [ka] 字。比如：ཀ་མེད (吃)、ཀ་ཐོག (走)、ཀ་བྱ (做)、ཀ་གཏོར (撒) 等，这些都是把呼唤语气词ཀ་放在动词前面，使单音节动词变为双音节，以便于陈述。而表明有发出动作者的人称时，这个“ཀ”字就不要了。如 དམི་མོ་ (我吃)、ད་ཐོག (我走)、ད་བྱ (我做)、དམི་གཏོར (我撒) 等都是如此，古藏语恰恰也是这样。古代的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音译藏语词，也可反证这一点。“吐蕃”一词正是 དེ་ཕོད་ [tepɔt] 的译音。“蕃”是 ཕོད་ [pɔt] 或 ཕུར་ [pur] 的译音。因 ཕོད་ [pɔt] 或 ཕུར་ [pur] 都是名词，在它们之前都可加ད [te]，形成 དེ་ཕོད་ [tepɔt] 或 དེ་ཕུར་ [tepur]。藏文文法《三十颂旨要》提出，凡是名词之前都可以加(ད) [te] 字。

同时，甲戎语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藏语词汇。比如，

通行的词汇	古藏语词	嘉戎语词
ཐོག་མོ་ 皮子	ཐོག་མོ་	དེ་ཐོག་མོ་
དམ་གཏོག་ 一架	དམ་གཏོག་	དེ་དམ་གཏོག་

通行的词汇		古藏语词	嘉戎语词
ཟེར་བ	说	འཛོར་བ	ཀ་འཛོར
འཚོམ་པ	缝	འདུབ་པ	ཀ་འདུབ
རང་ཚེ	我们	ཡུ་བུ	ཡུ་ཉི
རྫོང་ངམ་གྱི་ག	洞	སྤྱག་གུ	ཁོལ་སྤྱག
རྩ	石头	རྩ་ཕོ	རྩ་ལི
ཐག་རིང་བ	遥远	ཚུར་བ	ཀི་ཚུར
མཛེས་པ	艳丽	མཚོར	ཀི་མཚོར་
འདོད་ལེན་མ་གང་བ	满足	འཇི་བ	ཀི་བར་འཇི
ཁྱོད་ཚེ་བ	大量	གཏོས་ཚེ་བ	ཀི་གཏོས
ཡོད་པ	有	བདོག་པ	ཀི་བདོག
སྤྱག་པ	粪便	ཕྱི་ས	དེ་ཕྱི
དཀར་ཁ	斑驳色	ཟལ་ཕོ	དཀར་ཟལ
ཐོང་རྩལ	犁沟	ཁམ་རྩལ	ཁམ་རྩལ
ཕུས་མ	膝	ལྗང	དེ་ང
སྐར་ཁྱང	窗	ཁོལ་མ	ཁོལ་ཚུ
རྩུ་མ	肠子	ལ	དེ་ལ
སྐྱ་ཚབ	假发	སྐྱ་བརྩེན	དེ་བརྩེན

通行的词汇	古藏语词	嘉戎语词
གང་ནས་རིང་ས་པ 冷 冻	འཁོབ་པ	ཀ་འཁོབ
ངོ་ཚ་པ 羞	ནོང་ས་པ	ཀ་ནོང་ས
མུ་ཚེ་པ 宽 阔	དབུ་ས་ཚེ་པ	ཀི་དབུ་ས
ཁ་པ 雪	ཁུ་འཕངས	དེ་འཕངས
ལུག 羊	གཡང་དཀར	ཀེ་གཡང
ར་མ 山 羊	ཀུ་ཅང	ཀུ་ཅང
སྐད་གཏོང་པ 喊	ཁུ་ས་འདེབས་པ	ཀི་ང་ཁུ་ས
འཕར་པ 豺 狗	ཀ་པ	ཀ་པར
མུད་ཀ 利 息	ཕོགས་མ	དེ་ཕོགས
ལུང་མཁན 保 护	རང་མཁན	ཀི་རང་ཅུ
འཇུག་པ 装 入	འཇུད་པ	ཀ་འཇུད
བྱ་བཞི 四 方	བྱར་བྱར་བྱ	བྱར་བྱར་བྱ་མི
གཡག 牦 牛	འགྲང	ཀི་འགྲང
མིང་པ 长	འདྲིང་པ	ཀི་འདྲིང
སྐྱམ་པ 口 渴	སྐབས་པ	ཀི་སྐབས
ལྷོགས་པ 饥 饿	ལུ་གེ	ཀི་ལུ
སྐྱག་པ 蒜	ཀུན་དོང	སྐུ་དོམ

通行的词汇	古藏语词	嘉戎语词
མང་བ	来	ཀ་བཅོམ
གཅིན་བ	尿	དེ་གཅི
གལར་བ	借	ཀ་བརྟན
ཞིང་བ	农民	ཅུང་བ
བང་མ	坟墓	ད་མདད
མེས་མ	祖母	མ་ཕྱི
བཟའ་ཚང	妻子	ཞལས་དཔུམ
ཐམས་ཅད	一切	ག་ཕྱེ་ག་ལེ
ལམ	路	དེ་དཔྱེས
འགྲོ	去、走	ཀ་ཅས
མིག	眼睛	དེ་ཕྱིག
རྩྭ་དམ་མགུལ	上半节 或颈	དེ་མགུར
ཉལ་མ	床	མལ་ཁྱི
རྩྭ་(མི་མ་མེད་པ)	虎	གུང

以上所举的，只是我在藏文稿中提及的一部分例子。从上述这些举例，就足以说明嘉戎语是藏语方言中保留古音、古词最多的方言。它具有藏语的原古形态。

再嘉戎语与现在通行的藏语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差别，但是，其共同性远远多于差异性。这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敬语词等的基本词汇，以及语序、动词的三时一式的变化都是一样的。这一点，我们还可再举一些例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。我写的藏文稿上有八百个例子，这里只略举一部分，比如：

通行词	甲戎语	骨 头
ན	ད་ན	嘴
སྒྲ	ད་སྒྲ	牙 齿
མིག	ད་མིག	阴 户
ལྗང	ད་ལྗང	头
ག	ད་ག	咽
རྩ་མ	ད་རྩ	黑
སྤྲ	ད་སྤྲ	旧
མཚུབ་མ	ད་མཚུབ	安 乐
ཐག་བ	ད་ཐག	平 安
ཐ་བ	ཀ་ཐ	胖
བསད་པ	ཀ་བསད	清 楚
སྤྲ	ཀི་སྤྲ	益
ལེག	ཀ་ལེག	二
耳		
鼻		
眼		
腹		
肉		
奶头		
心		
指头		
肩		
吃		
杀		
死		
懂得		

འདོན་པ	唸	ཀ་འདོན	གསུམ	三	ག་བུལ
འཐེན་པ	拉	ཀ་འཐེན	བརྒྱད	八	བ་བྱུད
གཏོར་བ	打碎	ཀ་གཏོར	བཅུ	十	བཅུ
བཅད་པ	割断	ཀ་བཅད	སྟོང	千	སྟོང་ཚ
སྐྱེས་པ	生长	ཀི་སྐྱེས	ཉི	万	ཉི་ཚ

关于嘉戎语与古今藏语对照举例两百条，以及通行词与嘉戎语对照举例八百条，共计一千条(不包括宗教术语)。我在藏文稿中均有详细叙述，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，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。在上述举例栏内的读音上，通行词不论用哪种藏语方言读均可，但嘉戎方言栏内，则只能用嘉戎地区的藏文拼读法，才能成为嘉戎语。

关于嘉戎语的语序问题。藏语的语序，一般是：一 主语、二 宾语、三 谓语。嘉戎的方言也是如此。例如：扎西吃饭、扎西在算帐、扎西去北京，藏语的语序是扎西东西吃、扎西帐算、扎西北京去。嘉戎语也是这样，བྱ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དེ་བྱ་ལྷོ་བ། བྱ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དེ་ལྷོ་བ། བྱ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བྱ་ལྷོ་བ། 其它的动词均可以此类推。

动词的时态变化，是藏语独有的特点。藏语的一般动词都有三时一式的变化。土弥桑布扎 (ཐོན་མི་སུ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བ།) 所著《藏文文法》的规定：“阳为过暨波，二中只为现，阴为过暨未，极阴为不变。”这就是说，每个前加字中阳性 (འ) [ba] 字是用来表示过去式和未来式两个时态的。中性 (ཀ) [rata] 二字用来表示现在式，阴性 (མ) [? a] 字用来表示过去：和未来式，极阴性 (མ) [Ma] 字则用来表示没有词形变化的动

词。卫藏地区的口语中，现在前加字不发音，但在嘉戎语中前加字是要发音的，并以此来表示时态。以扎西吃饭为例，表示吃过了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བ་རུ་བེ་བ；表示正在吃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བ་ག་བ；表示将要吃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བ་ལེ་བ。命令式则是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དེ་བ་ད་བའོ。又如扎西算帐，表示算过了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ལུ་རུ་བེ་ཅིས་(བཅིས)，表示正在算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ལུ་ག་ཅི；表示将要算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ཀིས་དེ་ལུ་ལེ་ཅི；命令式是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དེ་ལུ་ད་ཅིའོ。凡有前加字“བ”的动词，都可以照此类推。没有前加字的动词，如：扎西去北京，表示已去了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བེ་ཅིན་རུ་ན་ཅས，表示正在去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བེ་ཅིན་རུ་ག་ཅས，表示将要去就说བཏུ་ཤིས་བེ་ཅིན་ག་ཅས་ལེ་གས。又如死：已死ན་ཤི；正在死ལ་ཤི；将要死ཤི་ལེགས等，无前加字“བ”的动词，同样可以照此类推。由此可见，嘉戎语不仅有动词的时态变化，而且与古藏语的动词变化规律完全一致的。

当然，任何方言土语都有不同于共同语的地方。嘉戎语也是这样。嘉戎语与书面语不同的地方，主要是一些词汇，如“天”ནམ་མཁའ་嘉戎语称之为དེ་མུ [teMo]，“地”སྐབས་嘉戎语称之为དེ་ལེ [tepe]。这里还应当指出，嘉戎语的一些词汇从表面上看，似乎与书面藏语不同，但是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也是与共同语，即书面藏语相一致的。例如，买与卖在嘉戎语中分别称之为ཀ་ཀུག [kaku] 即“招进”和ཀ་ཕུད [kapar] “屏除”或“出去”。这样称买卖与书面藏语的ན་ཚོང་) 并不矛盾。这种称谓正是反映了买卖的原始含意。人类社会最初的买卖往往与奴隶买卖有关。所以，这一方面的

词汇后来成为广义的词——买卖。又如，耕地的狭义称为དེ་མེ་ལྗོ [te:mtɕi]。这也许是最初垦荒时，总是先放火烧掉地面的树木和杂草，因而耕地又称之为“火所致”。

综上所述，嘉戎语是藏语各方言中保留古藏语成分最多的一种方言。是古藏语的活标本。有的同志认为嘉戎语不是藏语，而是受到藏语微小影响的一个独立民族语。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毛尔盖·桑木旦先生在他的《藏文语法入门》一书中说：“嘉戎语当然是藏语。但是，由于在很长时期内，藏族地区的分散割据，各地之间很少来往，因而，逐渐形成了方言土语的差别。然而，嘉戎语保持了藏语的基本特征，只是在语音上与其他方言有所差异”。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事实，是不能以所谓微小影响来加以解释的。两种语言之间的影响绝不能导致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、语法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只要这些同志全面地、深入地调查藏语各方言的情况，了解古今藏语文演变的全过程，就会改变这种观点。

羌族简史

编者按：羌族——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，是我国古老的大游牧民族。在远古时代就和汉族有了往来，在长期的历史中羌族人民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也是很大的。本期登载的材料——羌族简史，是我们从一份残缺资料中整理出来的，原稿作者姓名也无从查考。本文可能有欠妥之处，我们欢迎读者来稿，对有关羌族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。

一、悠久的历史

羌族是祖国优秀民族之一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早在三千多年前，商代的甲骨文中，已记载着羌人的活动。商、周、秦、汉历代文献，记载羌人活动的地理位置，大都在河（黄河上游）、湟（湟水）、洮（洮水）、岷（岷江上游）一带，祖国的西北高原，是羌族的故乡。

羌人自称“玛”或“芋”。羌是殷人给取的名字，甲骨文“羌”字从羊从人，是牧羊人、或穿羊皮褂的人、或以羊为图腾的人象形或会意。从汉字造字法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：羊在古代是被看作吉祥的动物，如“祥”字、“义”字、“善”字、“美”字都从羊。羊对于羌族更是亲切而神圣的动物，羊叫也认为是一种吉祥之声，羌族之所以

自称“玛”或“芋”，可能就是以羊叫的声音为自己的族名。相传古代羌族的装束是头绑角角叉叉，身披羊皮褂子。一直到解放前，羌族端公（巫祝）祭山送鬼时，都是如此穿着。解放前羌族人民还普遍供奉羊神，可能原始的羌人，曾以羊为图腾，作为自己的崇拜物。供奉羊神，也反映羊在羌族经济生活中有着密切关系。穿羊皮褂子成了羌族人民解放前唯一御寒的衣服，背东西时也以羊皮褂为垫子，而且这一习惯还延续至今。羊是西北高原一带的原产动物，现在岷江上游一带还有山羊、绵羊的野种（当地人称崖羊和盘羊），也许殷人给羌人取这一族名，就是羌人首先懂得驯养羊和利用羊为自己服务的一种纪实。

在汉文古籍中，时常是氏、羌连称。关于氏的族源，“山海经”说氏是炎帝的后裔；“后汉书”、“西羌传”说氏是西羌的分支。至于氏名的来源，有人说氏是巴蜀名山；有人说氏是指陇抵（甘肃天水附近）；有人说氏通低，即指迁到低地的羌人。但早在西周的文献中，已是氏、羌连称。西周时对巴蜀的山脉大概还没有具体命名；陇抵也是西周以后的地理名词；至于羌人迁到陇东和汉水上游等低地居住，则是秦汉以后之事情，因此上述三种说法经严格的考证都没有可靠的根据，便不可能成立。氏字又指太阳落山的地方，“昏”字则是太阳落在氏下的含意，氏字可能是西方的假借，氏是周人给取的名字，如果“氏人”的含意是居住在周人西方的人，这是不无道理的。至于羌和氏是否同一族源，现难于查考，但羌人和氏人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如羌人和氏人善骑射；自周、秦以来，都是在西北一带主要从事畜牧；开始定居，有粗放的农耕，穿兽皮和麻布；互通婚姻；

没有文字，有共同语言（据《魏略》《西戎传》说氏语与羌语同。十六国时氏、羌军队常混编在一起，如没有共同语言，是不可能的）。从活动地区到经济生活和语言，都大体相同，据《魏略》记载，氏、羌的服饰和婚姻制度等风俗习惯都有很多相同之处。十六国时，氏人苻坚的祖母就是羌人，苻坚的军队也是氏、羌合编而成，可见羌人和氏人很早已形成同一部族，在以地缘为基础的部族社会中，是浑然一体，只是部落名称不同；势力的发展不平衡、受中原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影响深浅和与中原人民融合的先后上有差异而已。

从岷江上游的羌族中，找不出有过本族文字的痕迹。羌族的端公，是保留本族精神文化较多的人物，也全用汉文及用道教符咒，自隋、唐以来保留在羌族地区的历代石碑，全是汉文。可见羌族自古以来，一般通用汉文。关于羌族的语系、语族、语支，说法不一，有的学者认为，现在岷江上游的羌族，语言属汉藏语系、藏缅语族、藏语支；也有的学者认为，羌语是独立的语支，即羌语支。由于羌族方言很多，且差异大，因而使本族语言的广泛使用受到很大限制，往往有的地方是出了自己村寨就听不懂另一村寨的话。加之长期受汉族影响，各地方言中不少汉语借词，其数量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因此汉语已成了共同的交际工具。尤其是沿岷江两岸地带的羌族，汉语已成了通用语言。

二、同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

商代的时候，周人和羌人都在开发祖国的西北高原，都是被商代奴隶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。在生产斗争中，在反抗主

商代奴隶主的斗争中，周人和羌人很早就打成一片，互通婚姻。姜姓就是西羌人的一种（见西羌传），周人的始祖母羌源，就是羌人；武王伐纣的时候，不仅有着西北高原的羌族部落作为同盟军，同时在渭水流域与周人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的一部份羌人，以姜子牙为首，还和周人混合，组成东征的基本队伍。这部份羌人，进入中原地区以后，建立了鲁国；后来另一部份游徙在山西一带的姜姓羌人（也被称为“狄人”），又以今天河北省的易县为中心，包括河北、山西大部地区，建立过“代国”（参考三蕃志略）。周代鲁国和代国的建立，是羌人和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融合，因此，今天山东、山西、河北一带的人民，很多都和古代的羌族有着血缘关系。但当其周代奴隶主掌握了政权以后，又把曾经作为反抗商纣政权同盟军的那部份羌族部落踢开，而且进行民族压迫，所以历周代八百年，不时有所谓“西戎”之患，这说明留在西北高原的羌族和其它少数民族，与周代奴隶政权之间的矛盾，一直都没得到解决。

秦代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压迫少数民族，羌族常常首当其冲。但是李冰父子正确地依靠了岷江上游的羌（氏）人和蜀人等，完成了伟大的水利工程——都江堰，解决了川西平原数千年来的农田水利问题。当时如果只靠秦人，都江堰的工程是难以完成的。

公元前二世纪，汉代封建王朝强盛，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，以及打开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交通线，曾对西北高原多次用兵，并设立郡县，加强统治。这时西北高原西部和北部的羌人，有一部份和大月氏融合，一部份和匈奴融合。西北高原东部和南部的羌人则和汉族杂居，大部份逐渐

和汉族融合。西汉末年，赤眉起义，羌族人民在陇西一带起来响应，汉将隗嚣拥有重兵，仍无法镇压。由于羌族人民不屈的斗争，东汉初年，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受到了打击，在陇西一带还专门设有“护羌校尉”。这一段时间，羌族人民对巩固汉代封建国家的边防，曾经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
羌族的首领，有时也利用民族间的差异和某一时期，某一地区自己民族的优势，对邻近的汉族人民侵犯，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，主要的还是当时汉朝官吏豪绅对羌民肆意进行压迫敲榨（见西羌传），从而迫使羌族人民群起反抗。东汉光武帝也曾经自招：羌族叛乱，咎在汉王朝（见西羌传）。羌族人民时常同汉族人民并肩斗争。公元二世纪初年，汉、羌人民在广汉郡起义，当时的广汉郡很大，包括东到汉中，南接梓潼，西至陇西，北达酒泉一大片地区；汉族人民起义军，以滇零、郎莫为首，结成同盟，展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，转战十多年，羌族人民到处起来响应，曾经使东汉王朝在西北一带的二十多万军队，疲于奔命，前后共消耗军费二百四十多亿，弄得府库空虚，只有加紧向百姓敲榨勒索，人民怨声载道，于是阶级矛盾更趋尖锐，数十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“黄巾起义”。羌族人民又从陇西到汉水上游，到处起来响应，配合了这次起义运动，复灭了东汉王朝。

历秦、汉数百年间，羌（氐）族人民在河、湟、洮、岷一带发展农业，就地安居，汉代封建统治者却感到不安，曾经把内迁的羌族人民，强迫移徙酒泉、敦煌一带（见华阳国志）。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，不可阻挡。公元一世纪末年，在四川北部有一支羌族，有五十多万人，由首领造头率